

23 倦鳥歸巢

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自廣東出師北伐，與吳佩孚軍激戰於湘、鄂之間。國民黨元老李烈鈞在庫倫（烏蘭巴托）致電馮玉祥，敦促他盡早回國，在北方重振旗鼓，與南方北伐軍遙相呼應，共謀北伐大業。

正在蘇俄考察的馮玉祥決定立即回國，蘇方承諾為他提供四十萬軍隊的軍事裝備。

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馮玉祥秘密離開莫斯科，在蘇俄軍事顧問烏斯曼諾夫及中共代表劉伯堅的陪同下，經庫倫，走陸路回國。

中國共產黨派二十多名在莫斯科學習的黨員到馮軍做政治工作。中共黨員鄧希賢（鄧小平）、王成榮（王滌平）和朱世恆（朱逸塵）為馮玉祥打前站。鄧一行先乘汽車，後騎駱駝，途經荒原

沙漠，道路難行，加之病痛折磨，直至一九二七年初春方抵達寧夏。這時馮玉祥已經離開寧夏，往西安去了。鄧一行又與《中山日報》記者兼編輯、中共黨員劉貫一等三人結伴而行，於四月底到達西安。鄧希賢被委任國民聯軍「中山軍事學校」政治處處長。

馮玉祥路過庫倫以後，途中意外巧遇曾先期回國的于右任。原來于在包頭時曾與鹿鍾麟的衛隊同住在一所學校的教室裡，一日，于放在桌上的一塊手錶被一位士兵當著于的面拿了就走，態度十分坦然，于反倒是愕然了。他解釋說：「這是我的錶。」那位弟兄依然不動聲色，揚長而去。于見部隊精神頹喪、紀律鬆弛到了這等地步，失望到了極點，決意取道庫倫，途經歐洲返回廣東。

于右任在赴庫倫途中，還遇到一位原鹿鍾麟手槍隊的營長。此人追隨韓復榘多年，願隨韓去，遂率隊繞道後山赴綏遠。這位元營長不認識于，頗為不敬，給于留下深刻印象。其後多年，這位營長參加北伐、抗日，晉升師長，最終又去了臺灣。一次在臺灣舉行的紀念五原誓師集會上，于在發言中提起此事，隨便說了句：「不知此人安在？」座中忽然有人起立，肅然曰：「就是我！」于撫髯大笑。（註一）此人正是韓當年的部將榮光興。

鑑於馮玉祥已打道回國，于右任為共圖大業，終於打消去意，復隨馮由原路折回。

九月十六日，馮玉祥一行到達綏西五原縣，這一天正是韓、石、陳正式接受晉閻改編的第二天。

（註一） 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七十四頁。

從東線潰退下來的國民軍殘部陸續集中到包頭以西的五原縣。五原是個荒僻的小縣，地處黃河後套。國民軍鹿鍾麟、宋哲元、門致中、馮治安、張凌雲、田金凱、鄭大章、席液池、趙守鈺、韓多峰、方振武、弓富魁等部不足兩萬人，皆分布在這方圓幾十里的範圍之內。有的團只剩下二三百人，有的旅僅餘五百餘眾，各部之間還爭人、爭槍，動輒動武。

縣城裡到處是散兵游勇，一個個蓬頭垢面、面帶菜色，身著各式軍裝和便衣，有騎馬的，有拉駱駝的，還有大聲吆喝的，販賣不知從哪裡弄來的老羊皮襖……

馮玉祥的老友、疾病纏身的孫岳正在五原，其國民三軍胡德輔、續範亭、呂汝驥、黃臚初、黃德馨等部由徐永昌帶領，號稱五個旅，駐在包頭一帶。隸屬三軍的楊虎城被困在陝西西安。

國民二軍李虎城、田玉潔等部遠在陝西，尚且自顧不暇。

方振武的國民五軍尚有阮玄武、鮑剛、張兆豐等部。

弓富魁的所謂「國民六軍」，如王儒欽、高書亭、王鳳飛、李象三等部全是些烏合之眾。

馮玉祥的嫡系國民一軍除在五原、包頭一部外，第十師劉汝明部及第十一師佟麟閣部剛離開五原，正在赴寧夏途中，已進抵臨河、磴口；第十二師孫連仲部走在他們前邊，已到達平羅；唯一尚屬完整的第二師孫良誠部及第十三師張維璽部皆遠在甘肅；國民軍代總司令張之江此刻正在寧夏養病。

韓復榘、石友三、陳希聖、張自忠、李忻、趙庭選等均已接受晉閩收編。

還有一些國民一軍嫡系部隊，如韓占元、韓德元、張萬慶（駐和林）等部已游離於國民軍之外，靜觀待變。

馮玉祥滿打滿算，還用得上的國民軍殘部不過五萬人，且全部分散在從綏遠、寧夏到甘肅的廣闊地域，軍心渙散、紀律鬆弛、戰力全無，幾不成軍已是不爭的事實！

重新組建軍隊是馮玉祥的當務之急。

馮玉祥來到五原第二天，即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午，國民軍第一、二、三、五、六軍官兵一萬多人在縣城西廣場舉行誓師大會。馮站在一個臨時構築的土臺上，發表了慷慨激昂的〈五原誓師宣言〉，以勵士氣。他在講話中回顧了當年與老戰友們一起參加辛亥灤州起義的光榮歷史，其中特別提到韓復榘的名字，這一點引起全體官兵、尤其是高級將領的格外關注，因為他們都急於想知道下車伊始的總司令對韓、石「投晉」這一重大事件的態度，哪怕是片言隻語，他們也會敏感地去捕捉，並以自己的理解和分析去揣摩總司令的心思……

接著，馮玉祥宣布成立「國民聯軍」，並就任聯軍總司令，同時提議全軍集體加入國民黨，並參加北伐革命戰爭。最後，于右任代表國民黨為之授黨旗。

會後，馮玉祥、于右任扛著紅旗，率領全體官兵在縣城街上遊行。馮躊躇滿志地大聲疾呼：「從今天以後，老子真正赤化了！」

國民聯軍建制：

國民聯軍總司令：馮玉祥

國民聯軍駐陝軍總司令：于右任 副總司令：鄧寶珊

國民聯軍駐甘軍總司令：劉郁芬 副總司令：宋哲元

國民聯軍駐綏軍總司令：韓復榘 副總司令：石友三（稍後任命）

國民聯軍駐豫軍總司令：劉鎮華（稍後任命）

國民聯軍駐洛陽軍總司令：張治公 副總司令：張鈞（稍後任命）

檢查委員會委員長：張之江

財務委員會委員長：薛篤弼

總參議：熊斌

總參贊：鄭金聲

總參謀長：鹿鍾麟 副總參謀長：門致中

秘書長：何其鞏

政治軍事顧問：烏斯曼諾夫（蘇）

政治部長：石敬亭

政治部副部長：劉伯堅

總軍法官：鄧哲熙

軍需總監兼軍需處長：過之翰

軍務處長：徐廷瑗

參謀處長：吳錫祺

內防處長：張允榮

軍法處長：張吉庸

軍械處長：宋式顏

副官處長：陳連富

軍醫處長：楊懋

在軍隊中成立政治部，是馮軍歷史上破天荒的一件事。國民聯軍成立政治部顯然是借鑑蘇軍及國民黨軍隊的組織模式，開展部隊政治思想工作。國民聯軍除在總部建立政治部外，各路（軍）、師、旅均設立政治處，如李光恆任方振武軍政治處長；賈宗周任劉郁芬部政治處長；劉志丹任馬鴻逵軍政治處長；宣俠父任孫良誠軍政治處長；方仲任石友三軍政治處長；陶新余任孫連仲軍政治處長。韓復榘軍的政治處長是李世樂。國民聯軍的政工人員基本上都是共產黨人，也有少數是由南方北伐軍派來的國民黨人，如簡又文就曾代理過總部政治部長。

韓復榘對政治不感興趣，對政工人員也是敬而遠之，但從未與他們發生過任何衝突。

同政治部一樣，設立內防處也是馮玉祥從蘇聯學來的。內防處的職能類似蘇共的格別烏，分內探和外探兩組，任務是對內整肅，對外防諜。石敬亭與張允榮分掌政治部和內防處這兩個權力很大的部門，彰顯五原誓師後，石、張二人在馮集團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一變而成為聲勢煊赫、權傾朝野的新貴。

馮玉祥在五原振臂一呼，流落在綏西各地的國民軍官兵便紛至沓來，重聚在國民聯軍的大旗下。

已經離開五原的劉汝明又風塵僕僕地跑回來，謁見總司令。馮問他還有多少人。劉報告只剩下六千人。馮替他打氣說：「不少，不少，比咱們十六混成旅時候還多呢！」馮又問：「我派人去叫石友三、韓復榘了。你說，他們兩人回來不回來呢？」劉回答：「總司令回來了，不要派人去叫，他們二人就會回來的。」(註二)

劉汝明是韓復榘的摯友，他早摸透了韓的脾氣。他知道韓為什麼要走，也知道韓為什麼會回來。

馮玉祥在歸國途中即已獲悉韓、石、陳已投奔商震了。韓、石、陳三軍共計八萬人馬，其中韓、石兩部又是國民軍中裝備最精良、訓練最有素的久經陣戰之師。馮在路上就已得出這樣的結論：能否把韓、石兩軍重新收回帳下，實為他日後事業成敗的關鍵。因而他一回到五原，下車甫

(註二) 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七十四頁。

始即鄭重宣稱：韓、石之投晉，事發張之江主軍期間，並非對他本人的背叛，所謂「叛馮」之說可以休矣！現在他既已歸國，韓、石等當從速歸隊。

馮玉祥之表態，無非是為杜讒口，共圖大業，同時也是向韓、石先打個招呼。

馮玉祥關於韓、石的表態令廣大國民聯軍官兵備受鼓舞，但也遭到部分人的不滿：一是緣於忌妒。國民軍各部皆潰不成軍、七零八落之際，韓、石兩軍卻因收容散兵游勇而得以坐大。二是出於擔心。韓、石兩位重量級人物歸隊，勢必會使新組建之國民聯軍內部權力分配出現新變數，這顯然是那些剛剛蘄露頭角，又時思染指兵權的新貴所最不願意看到的一幕。當然，這些話是擺不到桌面上的，一些人只能站在道德制高點上，以韓、石「不忠」為由，百般抵制。

然而，馮玉祥畢竟是做大事的人，不管感情上能否真正接受，但理智告訴他：要想東山再起、爭雄天下，必須將韓復榘、石友三招回！只要是馮認准的事，任何人也休想左右。

九月二十六日，張之江從寧夏乘民船趕來五原謁馮，一路上旅途勞頓，又兼受風寒，以致口眼歪斜。他一見到馮玉祥便報告一切，大哭不已，極力勸阻馮去包頭招撫石友三。他痛心疾首地說：「今天的事是人心大變，大變人心啊！」馮的反應竟是異乎尋常地冷靜，只是淡淡地說了句：「之江兄，你的話太好了，我十分感激。可是各人所見不同，我已決定去看，你不必為我多慮。」（註三）

（註三） 馮玉祥：《我的生活》，下卷，第五百〇一頁。

這時的馮玉祥已毫不掩飾對張之江的冷漠，話說得很客氣，但語氣卻是拒人於千里之外。果然，馮不久便給這位代總司令安排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新職務：「總執法」。

接下來，事情卻發展得極富戲劇性。馮玉祥尚未動身，石友三自己先風風火火從包頭跑來五原，一見到總司令便跪倒在地，放聲大哭。

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馮玉祥在石友三陪同下，去包頭視察石軍。馮一行距包頭尚有三十里地，石部官兵即整齊地列隊在大路兩邊，一眼看不到頭。當馮的汽車緩緩經過時，士兵們頂著塞外凜冽的朔風，向總司令鵠立敬禮。此情此景，令馮感動不已。

自馮玉祥回國以後，韓、石兩部的動向即為各方所密切關注。

馮玉祥到了包頭，石友三的態度已完全明朗，唯韓復榘何去何從，尚是一個未知數，報界對此議論紛紛。

十月二十二日，《大公報》評論：「駐綏遠商震所收編之國民軍，近因馮玉祥回國，有通電演說等舉，仍不免生幾許情感上影響。商與韓、石交往極為摯厚，數日前尚相安無事。晉督閻錫山處則情形稍異。日前閻已有令到綏，命調韓師全體開跋，轉駐晉南。」

閻錫山為防不測，調韓師移駐晉南確有其事。作為對策，韓復榘採取「拖」的辦法。他先向晉閻索要開跋費二十萬元，接著又藉口有病，住進綏遠公醫院。韓住院期間，參謀長李樹春代行師長職。

綏遠公醫院是當地唯一的一所西醫院，位於新城區，即現在呼和浩特市中山西路的市立第一人民醫院前身。該醫院為比利時教會創建，院址甚大，綠樹成蔭，醫療設備亦完善。院長是比人費君，來華已三十餘年，衣著悉同漢人，操流利漢語，能與韓復榘談笑風生。

對馮玉祥回國貌似無動於衷的韓復榘，其實早已歸心似箭，但他也知道馮軍中有人不希望他歸隊，並在馮身上做足了功課。韓是個高傲的人，他認為自己並沒有做錯什麼事情，完全問心無愧，因此他不會做出像石友三那般極富戲劇性的舉動。現在，他要耐心等待，等總司令想明白了，先來找他。

馮玉祥與韓復榘相處多年，深知韓最要面子，因此在他離開五原之前，就先派韓的老友過之綱去綏遠晤韓，表明其心跡。

馮玉祥一到包頭，又命隨他同行的韓多峰給正在綏遠公醫院「養病」的韓復榘去電話，先試探一下他的口氣。韓多峰在電話裡告訴韓復榘，他現在就要去綏遠看他。韓復榘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便直截了當地對他說：「大哥（韓多峰長韓復榘三歲），你不要來了，請轉告馮先生，我立即準備歸隊！」正在隔壁臥室休息的馮玉祥聞訊後，立即跑過來親自與韓復榘通話。（註四）

韓復榘在電話裡一聽到馮的聲音，眼淚立刻奪眶而出。馮先是關切地問韓的病，繼而才問及他今後的打算。韓不假思索，脫口而出：「部隊西開不成問題，幾天後出院即來見總司令，請予

（註四） 韓多峰：〈五原誓師前後的片斷回憶〉，《內蒙古文史資料》，第二十四輯，第一百六十一頁。

處分。」馮趕緊安慰說：「先把病治好。」然後又試探著問：「你的炮隊是否可以先開過來，以便與韓占元的隊伍一同出發？」韓爽快地回答：「可以先開！開動情況即派人前來報告。」(註五)

馮玉祥的包頭之行如願以償，皆大歡喜。

馮玉祥與韓復榘通話後心裡有了底，當晚就與駐歸綏的商震通電話，以示明人不做暗事。石友三先撥通了電話，向商報告：「老師，馮先生回來了，他要和您說說話。」商先在電話裡問候馮：「大哥，一路辛苦了吧？」馮故意不提韓復榘的事，只講了些革命的豪言壯語：「兄弟，咱們還得革命！現在我的意見：推百川（閻錫山）為首，我做革命軍總司令，你做副總司令。咱們從京綏路打，讓百川率軍出娘子關。」商聽馮說話有點不著邊際，趕緊搪塞說：「革命是要幹的（當時即使在北方，「革命」也是很時髦的口號），你的意見我贊成，但是還需等待。我可以把您的意見轉閻，同時再派一個人到您那裡去。」(註六)

商震當然知道，馮玉祥來電話就是要招回韓復榘、石友三，但如此大事無法在電話裡說，只能派人去面談。

翌日晨，韓復榘把航空司令曹寶清叫到綏遠公醫院去開會，從五原來的薛篤弼、張樹聲及從包頭來的石友三、鄭金聲皆在場。首先由薛、張傳達馮玉祥的指示，大意是：馮先生已回國，以

(註五) 吳錫祺：〈馮玉祥五原誓師〉，《內蒙古文史資料》，第二十四輯，第三十一頁。

(註六) 李培基：〈五原誓師後馮玉祥和商震的一段交往〉，《馮玉祥五原誓師》，第一百六十九頁。

後要實行革命，所有西北軍的團體都要團結起來，一草一木皆不能放棄。大家聽後都表示擁護。曹對韓說：「飛機是少數能飛，多數不能飛，需要修理，主要是缺乏器材和油料，現在運輸離開鐵路有困難。」韓說：「缺器材和油料，可派人去北京買，沒有錢，由我這裡拿，有什麼困難來找我。」曹聽韓說得很痛快，再無話可說。

散會後，商震又把曹寶清叫去，說：「昨晚我接馮先生電話，叫我參加革命。我是老革命了，還參加什麼革命？看時局又要有變化，你這部分要早想辦法，所有飛機和器材等，都要運到太原，需要多少車皮計畫一下，趕緊起運。」曹說：「馮先生已派人來找過我，馮是我的老上司，他的話不能不聽；現在歸您指揮，您的命令也不能不服從。我實在不好處理，請准我長假，離開這裡好些。」曹請准三個月「病假」，留給韓一封信，便回北京去了。不久，當初來自直軍的航空副司令張畫一、參謀長陳步洲、隊長歐陽璋、高在田等也回到北京。（註七）曹回到北京不久，即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航空處任副處長，後歷任軍政部航空署副署長、代署長、航空委員會總務處處長，敘任空軍上校。

同日，商震果然派李忻去見馮玉祥。李忻與韓復榘私交甚厚，又是馮玉祥的親信，顯然是最佳人選。

馮玉祥從李忻那裡又瞭解了一些情況，這才通過他正式向商震提出兩個要求：一，要把韓、

（註七） 曹寶清：《西北軍的空軍建設》，《西北軍集團軍政秘檔》，第一百五十八頁。

石兩師帶走；二，請晉方為韓、石撥一百萬元開跋費。

如此大事，商震當然要請示閻錫山。閻深知留人難留心，放人的事當無問題，只是開跋費打了五折，准撥五十萬。

李忻事後也回到了國民聯軍，以後一直在馮幕中行走，代表馮與各方聯絡，成了一名軍人政客。

韓復榘與馮玉祥通話後，立刻命參謀長李樹春率校、尉級軍官連夜去包頭見馮總司令，請示機宜。李指示參謀處務必每隔一日將所部調動、訓練情況寫成書面報告，由參謀傅瑞瑗呈送包頭馮總司令過目。

次日凌晨，天未大亮，韓部中、下級軍官即乘火車趕到包頭，在東門外一家店鋪前院，點著油燈，聽馮總司令激情滿懷地講述國民聯軍日後發展壯大的光明前景，眾人備受鼓舞。

馮玉祥趁熱打鐵，又先後派石敬亭、李興中、過之綱、李忻等走馬燈似地往返歸綏、包頭之間，與韓復榘聯絡感情，磋商部隊西開事宜。

十月十四日，韓復榘在騎兵第十一旅旅長楊兆林和騎兵第三旅旅長鄭澤生的陪同下，親自從歸綏來到包頭西腦包閻家大院謁見馮總司令。馮玉祥異常興奮，熱情邀請韓一行共進晚餐。飯間，韓說起總司令出國後，國民軍群龍無首、各自為政的局面，及其率部攻打大同、雁門關，隨即又掩護大軍西撤，最後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接受商震改編的一段往事。一向不善言辭的韓

復渠這天卻講得十分流暢、動情。馮好言撫慰說：「你現在就很好啊！部隊伍來了，你也來了，我非常滿意！你現在就計畫著如何把隊伍帶好，往西撤就行了。」說到這兒，兩人都落了淚。男兒有淚不輕彈，在座的人無不為之動容。（註八）馮玉祥對他一個電話就召回了韓復榘及其三萬精兵，十分得意，事隔多年仍津津樂道。他日後在日記中回憶說：「余擬往包頭，商啟予以為不便，同人亦多謂韓復榘、石友三已為晉軍改編，恐不可恃。孰不知到包頭以後，徐永昌言辭激烈，主張革命甚力。韓復榘亦從綏遠來，吾問之曰：『汝意欲如何？』韓云：『以後行動當以總座意旨為依歸。』吾聞徐、韓言論，膽氣為之一振。」（註九）

越數日，韓復榘又派所部旅長張汝奎及參謀傅瑞瑗赴包頭，向馮玉祥報告部隊開跋準備工作進行詳情。

馮玉祥當初為考驗韓復榘的誠意，曾要求他先將炮隊西開，因此參謀長李樹春在安排部隊開跋計畫時，韓強調一定要炮隊先行，同時把裝在火車上的飛機也一併拉走。韓軍炮隊和航空司令部在綏遠車站準備登車時，遭到不明就裡的晉軍憲兵阻攔。韓在醫院聞訊後，立即驅車趕到車站，指揮手槍隊將晉軍憲兵全體繳械，並放言：「誰再敢搗亂，我就對他不客氣！」後經參謀長李樹春勸說，為照顧商震面子，韓才答應發還憲兵槍械。

（註八） 傅瑞瑗：〈韓復榘舊事〉，《縱橫》，一九九一年第二期，第三十三頁。

（註九） 《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

韓、石兩部歸隊，引起極大反響。原來一度投晉及游離在團體之外持觀望態度的國民軍將領，如二韓（韓占元、韓德元）等，紛紛回到馮總司令帳下。

當馮玉祥還在五原時，就接到第四十二混成旅旅長韓占元的一封密函，稱他準備去投奉軍，以求暫時得到給養，日後再相機圖報。馮覆函答之：「爾隨我年久交深，奉軍所知豈易詒之？亟隨吾行，勿打冤枉主意也！」（註一〇）韓占元見韓、石兩部先後歸隊，乃消除顧慮，率隊來歸。

駐武川、固陽的陳希聖藉口有「病」，隻身離開部隊，暫且迴避，並示意所部官兵「自行」開到包頭報到。不久，陳本人也回來，被編入國民聯軍援陝軍第七路，歸門致中節制。陳歸隊後，因無實力，備受冷落，從此與野戰軍無緣，只擔任民團總監一類閒職，與韓多峰等為伍。一九三〇年，陳病故西安，馮玉祥派兩輛汽車將其家眷及靈柩送回山東故里。

同樣接受晉軍改編的原國民軍第十四混成旅旅長趙廷選也悄然歸隊，被任命為國民聯軍第十五師師長，歸韓復榘節制。

遠在太原的張自忠，聽說馮先生自蘇俄回國，只振臂一呼，昔日袍澤便重聚大旗之下，不免心焉往之。未幾，張悄然離晉，潛往西安，找到馮總司令，被委以副官處長。

（註一〇）《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

國民聯軍五原誓師（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七日五原）。



國民聯軍五原誓師（人群中有一蘇聯軍事顧問）。

